



中國古畫 鑒辨知識



中國古畫鑑辨知識

陸無涯著述



宋・李成：山水（局部）

中國古畫鑒辨知識

ISBN 962-7006-24-1

書畫藝術叢刊

作者：陸無涯

編輯：麥 烽

封面設計攝影：趙善琪

出版發行：攝影畫報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8113號

代理：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紅磡民裕街41號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承印：天藝印刷廠

香港九龍福榮街348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定價HK\$25.00

中國古畫

內文目次

序言	3
由梅蘭芳的故事說起	4
“藏家”和“賞家”	6
清初鑒藏家及其著作	8
藏品宜精勿濫	10
英雄莫問出處	12
照片與複印品不足為據	14
古畫真偽鑑別	16
古畫贗品恒河沙數	20
認識時代與作品特徵	24
造贗講究地區性	26
鑒貌辨色與書畫味	28
鑒藏之道苦中求樂	30
米家山水多贗品	32
鑒辨真跡與作品年代問題	34
常規以外的鑒定	36
從《瀟湘圖卷》說到董源真蹟	38
董源真跡補遺	40
贗品與複印品的關係	42
王蒙與《青卞隱居圖》	44

韓滉的《五牛圖》	48
畫馬的畫家和作品	52
畫家的肥瘦風格	54
小名家真跡易湮沒	56
徐悲鴻畫馬	58
齊白石贗品充斥天下	60
何以真跡罕見而贗品多	62
鑒別真偽的關鍵	64
如何鑒藏明代作品	66
文徵明作品真贗縱橫談	70
唐寅作品的真真假假	72
論沈石田其人其畫	74
《歷代帝王圖卷》流落美國	78
王石谷作品分析	80
清代初期的畫壇概況	84
趣味盎然的博古畫	97
書畫的印章	99
藝術品的評價問題	100
附錄：	
裝池格式及保藏方法	102

鑒辨天口識

圖片目錄

唐代

韓幹《牧馬圖》·····	50
韓滉《五牛圖》之五·····	51
閻立本《步輦圖》（宋人摹本）·····	19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卷》之一·····	78

宋代

董源《瀟湘圖卷》（局部）·····	40
巨然《畫溪山蘭若軸》·····	47
李成山水（局部）·····	2
馬遠《山水冊頁》·····	4

元代

趙孟頫《秋郊飲馬圖卷》（局部）·····	22
趙孟頫《鵲華秋色圖卷》·····	69
趙孟頫《人騎圖》·····	53
黃公望《富春山圖卷》·····	67
王蒙《青卞隱居圖》·····	42
米芾《春山松樹》·····	32

明代

唐寅《古槎八哥軸》·····	72
沈石田《策杖行吟軸》·····	76
沈石田《山水冊頁》（贋品）·····	17

沈石田《雪中圖》·····	77
---------------	----

清代

王石谷《秋林昏鴉軸》·····	83
龔賢《山水軸》·····	88
八大山人《荷鳥圖》·····	77
石濤《山水冊頁》·····	89
鄭板橋《竹》·····	62
吳昌碩《平原秋樹》（八十歲作）·····	93
任伯年《人物寫真》·····	92
蘇六朋《山水人物》·····	30
郎世寧《哨鹿圖》（局部）·····	56

近代

齊白石《草蟲冊頁》·····	60
齊白石《傲古山水軸》（1922壬戌）·····	34
齊白石《溪橋山水軸》·····	64
齊白石《蕉園圖》·····	12
黃賓虹：兩幅不同年代的山水軸·····	100
徐悲鴻《四駿圖》·····	58

附錄：

元、明鑒藏家真偽印章·····	98
-----------------	----

中國古畫鑒辨知識

ISBN 962-7006-24-1

書畫藝術叢刊

作者：陸無涯

編輯：麥 烽

封面設計攝影：趙善琪

出版發行：攝影畫報有限公司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8113號

代理：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紅磡民裕街41號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C座

承印：天藝印刷廠

香港九龍福榮街348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未經同意請勿轉載

定價HK\$25.00

中國古畫鑑辨知識

陸無涯著述



宋・李成：山水（局部）

序言

本書出版的目的，是擬向一般愛好中國畫的讀者，提供一些初步的鑒賞入門知識，特別是有關傳統國畫之中的古畫部份。其中有不少著名的作品介紹，旨在作較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這無形中也會把欣賞水平提高了。

鑒賞古畫的真蹟和贗品，端的是十分專門的學問。我們普通的畫人或愛好書畫藝術者，每每感到摸不着門路，因此就不會發生興趣了。其實鑒別真偽作品並非玄中有秘，主要是對繪畫的發展歷史有了基本的認識，從而了解各個時代背景，進一步去熟稔各個有代表性的畫家生活及其作品的風格。真蹟固然需要看得多，贗品也一樣要多看，從無數真真假假的貨色中，積累經驗，鍛鍊出銳利的眼光。倘能如此持之以恆，相信對真假的鑒別，逐漸可以掌握。

目前在書畫市場上，以明、清兩代的作品較多；明代以前各朝的作品極為罕見，故本書仍以明清時代作為重點。因為時間距離不過幾百年，真蹟也較易獲觀。正因為時代較近，贗品的製造同時也特別多；偶一不慎，每每把真作假，以假認作真了。

我是愛好書畫的畫人，但對於鑒別真假的經驗，還是個小學生；祇不過興趣甚濃，有時為了學習，常常把時光耗在蒐集資料中。我還記起六十年代時，曾到故宮去走訪一位朋友，找尋一些十分冷門的古畫偽作資料。同時又意外地在廠甸（琉璃廠）認識一位老畫商，憑他經驗之談，在一個整天裡，我瀏覽過三百多件贗品，其中包括自唐迄清（末葉）的各大小名家。當時我做的筆記，幾近萬餘字。跑得多，看得多了，更感到藝海無際，真真假假的作品，一輩子也沒法看得完哩。

由於篇幅所限，一時未能引證和纂集更多的名家之作，作系統地述介。因此只能概括地輯成一集，讀者不妨視作散篇來看。此外，有關史實資料及觀點與角度，倘有錯漏之處，衷心期望大雅諸君，多多鑒諒與惠教！

一九八三年夏日於風雨樓。

由梅蘭芳的故事說起

南宋・馬遠：山水冊頁



關公的「墨竹圖」

當三十年代時，京劇泰斗梅蘭芳在燕京。一日梅氏正與幾位書畫朋友聚話聊天，忽有不速之客送來一幅據說是關公（雲長）的手繪墨竹圖，來人謂這是某藏家的「家傳國寶」，不想把它賣給一個願出價三萬大洋的洋人云云。

梅氏披覽之下，赫然有「關雲長」的署名和印章，果然可觀。畫的是紙本墨竹，並以五言律詩綴成竹葉，詩句多是陳濫腔調：「義薄雲天日」、「忠心貫牛斗」等句。

最奇特的是卷首題了「妙墨千古」四隻篆書，細審之，下款為「玄德題」，並蓋金色印。再展開卷尾，題跋的名字就更堂哉煌哉，除了「如弟張飛」、「愚弟諸葛亮」、「趙雲」等等手足外，還有晉代的王右軍，唐代的李白、杜甫以至宋代的郭子儀、岳武穆、文天祥，包攬無遺。光是這堆名人的筆墨，已令人咋舌了呢。

梅氏對書畫並非外行，而且他也是個業餘高手，便莞爾一笑道：「這太貴了……」後來終於交易不成。

偽造古書畫，自古已然，只不過贗品與真蹟，往往亦甚微妙。但那些太「離譜」的贗品，也可以當作對藏家的一個考驗和研究資料。

鑒別的基礎

對這樣一幅關公的大作，有識之士，一看便找出諸多破綻：三國時代還沒有五言或七言律詩，此其一也。繪畫之有墨竹，乃始於唐代以後，此其二也；正所謂落筆打三更，大錯已鑄定了。還有題名的袞袞諸公，湊巧得令人發噁，活像點名排隊題跋，無一漏網者，此更大奇特奇。這種製造偽古畫的行業，過去在封建社會裏，由於客觀所造成的，把忠義的人物神化了，作為對人的精神控制以至懲戒或砥礪。這點作用，固未可厚非。唯其如此，走藝術死胡同（偏門生意）的行業，也正可以利用「衆人皆醉」的心理狀態，製造一些投其所好的「假嘢」，藉以圖利。

破綻畢露

對於書畫鑒別真偽這門法寶，確是相當深奧的，要具有冷靜頭腦和博覽無遺的雪亮的眼睛外，同時還要認真研讀我國美術發展史以及經濟社會的各種概況，這才有了起碼的辨別基礎。但也不是這樣便變成專家，包無跌眼鏡之虞。須知道，歷代贗品皆有其不同的特點（胎色），例如明代偽造唐、宋之作，質料的辨別較為棘手，有如清初仿明代之作一樣，因時代差距點不太遠，貨色最易淆混不清也。譬如今人之仿宋作品，則不堪經有識者過目已知其作為功夫之太差。至於研究到筆墨、賦彩、格調之風尚，則可以說是上乘的鑒別，這已是超越一般未入流的贗品的伎倆範疇了呢。

“藏家”和“賞家”

智者仁者各適其樂

前文透露一個有關繪畫作品的真偽故事，那不過當作開章明義的楔子，意在「未履高山乃知峻嶺之險也」。也不想危言聳聽，致令諸君子雅愛收藏藝術品的熱衷，冷了半截。鄙人有幸，涉足藝林，數十年來耳濡目染，日久生興。迄今兩鬢飛霜，猶樂此不疲。抑且，我對同道前輩，暨後起俊秀，鑒藏家及一般泛泛嗜藝之人，皆一視同仁，尊之敬之。無他，聲色犬馬之娛，衆之樂也。藝文古玩之好，亦雋永高尚之情。准此，兩者並存，樂此樂彼亦未嘗不可。

以論鑒賞之道，多是憑藉個人經驗，以及所見所聞，據實撰述，作為知識階梯，或供佐研究資料。我想這樣，庶幾有助於愛好鑒藏諸君於萬一，豈敢言專攻獨鍬哉。

鑒藏家和鑒賞家的分家

鑒定書畫的真偽製作，和欣賞書畫的藝術高下，可以說是完全兩回事。有鑒別的能力，又兼具品賞的卓越“藝目”，此無疑是「鑒賞俱優」的人，偶及其一，也屬難能矣。故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曾經說過道：

「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好字應讀去聲）

米氏之言，略有偏激，對於一般的所謂「好事家」（香港俚諺曰炒家差不多）的鞭斥過份一點。依我個人的看法，藝壇仿若大海，藝術家無異像舟楫，甚至是浮水物體（小名家和未露頭角者）；鑒家與賞家是乘客，選擇對象，悉聽尊便。這樣的情狀之下，藝海茫茫，乘客一時無所適從的，於是乃有第三種人出現，作為「嚮導」，指點迷津，達到各適其適的境地。那麼，這種做做“藝目”的拐杖者的第三種人——“好事家”，又有甚麼不好呢？

大抵米氏所指斥的“好事家”，是那些缺乏修養，見聞不廣，愛奢談而不着實際，好談討買家之歡，不惜胡扯亂講的流輩而已。實際上，一個良好的真正有見地又有品德的「好事家」，藝壇上還是需要的，否則，藝壇豈不是變了寂寞的荒渚？

買似道藏品真假各半

這樣說來，很容易弄出個錯覺來了：會有人認為做鑒藏家，是不需要真正懂得欣賞的。驟聽之下，似是而非。誠如「畫論」原著人湯垢所說的：

「……宋末士大夫，不識畫者多，縱得賞鑒之名，亦甚苟且。蓋物盡在天府，人間所存不多，動為豪勢奪去。賈似道擅國柄，留意收藏，當時趨附之徒，盡力搜訪以獻。今往往見其所有，真偽各半。豈當時見聞不廣，抑似道目力不高，一時附會使然耶？」

上面這段文字，是出自著名畫家的見解，其言當不謬，是值得一般鑒藏之家的大雅諸君警惕的。文中的“趨附之徒”，正是今時今日的所謂「傍友」（又可譯作“藝儔”。）

讀歷史，知道宋代理宗皇帝的妃子正是賈似道之胞姊。他憑裙帶關係，欺君擢權，做了丞相兼樞密使。當元軍入寇，他走投降道路，屈膝稱臣，度宗登位，封魏國公，賜第葛嶺，作半閒堂，狎妓妄取樂，附庸風雅，門下正多趨附之徒，投其所好。當時藝林不少正人君子，敢怒不敢言。正因為他的爪牙憑藉勢力，損害過許多讀書人，例如強行剝奪書畫，壓迫畫匠製造書畫贗品等等行為，罪惡滔天，臭名遠揚。後來敗於元軍，遣使殺之於途。可謂不得善終。

本來，賈似道可以做個蒐盡天下奇寶的大鑒藏家，可惜他一生熱衷於功名利祿，過份於個人享樂，被佞臣豎子所蒙蔽了。蒐刮得來的寶物，居半是垃圾呢！

賈府破落之後，奇珍異寶，紛紛流散入民間去了。至明末清初之際，淮陽一帶的坊間，還有不少古董字畫，常常出現。時光無情，這些古董文物擺在橫街陋巷的攤子上，也引不起人們的注意，又有誰人知道它們都是從相國府裏擯棄出來的？（見《宦海談奇錄》）

賈似道這個人，在政治上是個聲名敗裂的傢伙，但在書畫鑒藏這方面，當史頁數到有宋一代時，依然少不了這位姓賈的份兒。張應文所編著之《清秘藏》一書，臚列由晉代直至明代之一百七十七個鑒藏家當中，還是少不了他哩。這只能說明歷史的「時光倒流」，在當時，賈府的確是一個藝術品藏庫。然而，賈似道究竟是個政治舞台上的醜惡角色，並不是真正的鑒藏家吧！

藝術品的經濟價值問題

近些年來，「中國熱潮」激蕩了整個世界，外國人認識我國歷史文物與書畫藝術。不少有識之士皆樂愛購藏之，大多數人都供作觀賞，逐漸有人高價蒐羅，作為貨幣保值之用，無形中把它視作為特殊的“證券”了。

古代把藝術品押作貨殖，也有不少傳為藝林佳話，散見於前人的逸趣性書錄中。至於書畫之有贗品出現，那是說明了經濟社會已進入另一形態：藝術品成為可以換取貨物的代用品時代了。那末，書畫作品與鈔券、證券等量齊觀，所差者就是公開流通與黑市信用而已。

由於書畫作品有真偽之別，收藏家以外的鑒定家遂應時產生了。

清初鑑藏家及其著作

孫承澤

孫承澤是繼明末鑑藏家之後最值得注意的清初鑑藏家。他生於明萬曆二十年，卒於清康熙十五年，字耳伯，號退谷、北海及竹窗。順天大興（即今北京）人。崇禎四年進士，仕明官至刑部都給事中。其後降清，爲吏部給事中，官至太子太保、都監院右御史、吏部左侍郎。順治十一年致仕，到康熙十五年去世，家居近二十年。他曾將目覩的晉唐以來書畫，加以評鑑，寫成《庚子銷夏記》一書。因爲是在庚子歲，即順治十七年的四、五、六月之間寫成的，故取名爲《庚子銷夏記》。全書八卷中的卷八《寓目記》另爲一卷。據此可知自卷一至七所載錄的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收藏品了。盧文弨爲此書所作的序文說：「孫退谷負當世盛名，居輦轂（即首都）之下，四方之士大夫多欲從之遊，故能致天下奇珍秘寶。」這大概是事實吧。書中所載《王羲之裹鮓帖》，《王獻之書地黃湯帖》，《陸柬之書陸機文賦》及其他唐宋人真蹟和法帖類甚多。其中的陸柬之《文賦》，大概便是由他手上歸入清內府的吧。《王維伏生授經圖》（收入本書卷一）上鈐有「北海孫氏珍藏印」、「北平孫氏」二印，這些便是孫承澤的鑑藏印了。

馮銓

清初的鑑藏家中與孫承澤同樣以明遺臣而出仕清朝的，還有馮銓、梁清標兩人。但孫氏有著錄《庚子銷夏記》留下來，而馮、梁二人都沒有著錄，只知馮銓是刻過《快雪堂帖》吧了。

馮銓，字伯衡，號鹿庵，河北順天涿州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三年。於四十一年進士及第，天啓五年官至東閣大學士。其後降清，爲中和殿大學士。卒於康熙十一年。他的《快雪堂帖》是搜集很多魏、晉、唐、宋、元的名蹟而刻出來的。

梁清標

梁清標，字玉立，號蕉林及蒼巖，河北正定人。生於明泰昌元年，卒於清康熙三十年。是比孫、馮二人稍爲後輩的。他是明崇禎十六年進士。仕明爲翰林院庶吉士，仕清後則官至保和殿大學士。生平以收藏金石文字、書畫、鼎彝之屬極富著名。但他也是沒有著錄留下來的鑑藏家之一。

繼孫承澤、馮銓、梁清標等明遺臣之後，在康熙到乾隆年間，又出現了許多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江邨銷夏錄》的作者高士奇，《式古堂書畫彙考》的作者卞永譽，《大觀錄》的作者吳升三人。

高士奇

高士奇，字澹人，號江邨、浙江錢塘人。生於順治二年，卒於康熙四十三年。他落魄時得康熙提拔供奉內廷，官至內閣中書舍人、翰林院侍講、詹事府詹事，獲得在南書房行走的殊榮。《江邨銷夏錄》成書在康熙三十二年六月，詳細敘述他所目覩的書畫。由於他是康熙的近臣，多機會接觸內府所藏書畫，所以此書有勝過別人的地方。

卞永譽

卞永譽，字令之，號仙容，漢軍鑲紅旗人。其先祖居住遼東蓋年。他藉父蔭出仕，由福建巡撫做到刑部左侍郎。他和高士奇同樣生於順治二年，卒於康熙五十一年。所著《式古堂書畫彙考》，網羅了先人的著錄是其特色。但他的鑑識眼力却似乎不值得太高評價的。

吳升

從著述上來看，《大觀錄》的作者吳升，可以說是其中最傑出的鑑藏家。吳升字子敏，吳郡（江蘇省蘇州）人。他不僅擁有墨林（項元汴）、蕉林（梁清標）兩家的極為優秀的收藏，又有著錄留下來。而且對江邨高氏、蓋年卞氏雖有著錄留下來，但並非本人手記，只囑門客之輩來執筆，表明很不滿。《大觀錄》雖然是在康熙五十一年才成書，但比之《式古堂書畫彙考》見識却高明得多。

此外當時的鑑藏家還有《書筏》的作者宣重光，《淇園題跋》的姜宸英，《曝書亭書畫題跋》的作者朱彝尊，《漫堂書畫跋》的作者宋榮等。

安岐

比這些人較後出，後跨到乾隆時代，而其出身却又饒有興趣的是《墨綠彙觀》的作者安岐。安岐，字儀周、號麓邨及松泉老人，其生年據說是康熙二十二年，但並不清楚。說他是朝鮮出身，這點由他所用的「朝鮮人」一印已可證明屬實。《墨綠彙觀》有端方一序，其中說，安岐來北京，在納蘭太傅家為給事。奔走太傅之門的人，率先賄賂安岐。他用這筆錢財去做鹽商，遂擁巨富，因此便實行收藏法書名畫。納蘭太傅便是康熙權臣明珠。葉德輝說，安岐是明珠的僕人，但亦有人反對此說。總之他確是非常曖昧的人物。雖然還比不上項元汴，但今天所見的書畫，上面鈐有安岐印確是甚多的。《墨綠彙觀》對書畫的紙墨、印章都有詳述、考定。而且在鑑別真偽方面，又能發揮出非凡的眼力。據端方的序說，其子孫因生活困難，已將安岐收藏全部賣光。其中逸品則由長洲（江蘇省）沈文慤（德潛）購以歸入內府，其餘則已散落四方。王羲之的《遠宦帖》，懷素的《自叙帖》，都是安岐收藏品中歸入清室的代表法書。

藏品宜精勿濫

時下不少風雅之士，愛收藏書畫，寸縑尺幅，今今古古，兼蒐並蓄，盈筐盈屋，殊屬可觀。以論藏品之真偽，那是值得重視的問題了。以我淺陋的眼光衡量，認為凡濫於收藏而缺乏研究工作，對藏品之真偽淆混，自必難免。倘若精考萬鑒然後收之藏之，則贗品會較少。古人嘗言：見方之地種百株而無果，鼎鼎千果不過一二株耳。這是很好的比喻也。

《四庫提要》有存疑

明代崇禎年間，有兩個收藏家張泰階與杜瑞聯，收藏字畫多不勝數，兼且著書記載，遺傳後世。只不過，後世鑒評家對這二人的藏品，詬多於譽。

《寶繪錄》為張泰階著者，計二十卷，煌然嚇人。但據《四庫提要》（原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二百卷。清乾隆時開設四庫全書館，徵集天下書籍，十餘年纂成，合共十六萬八千餘冊，由館臣撰編。以經、史、子、集四部為綱，另分門別類精細著錄。每書作撮要，融滙貫通，列舉得失。後以提要卷帙繁瑣，另撰《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凡二十卷，內容着重提綱挈領

。) 所述如下：

“……其家有寶繪樓，自言多得名畫真蹟，採論甚高。然如曹弗興畫，據南齊謝赫《古畫品錄》，僅見其一龍首，不知泰階何緣得其《海戍圖》？又顧愷之、陸探微、展子虔、張僧繇、卷軸纍纍，皆前古之所未覩。其閣立本、吳道玄、王維、李思訓、鄭虔諸人，以朝代相次，僅廁次名第六七卷中，幾以多而見輕矣。揆以事理，似乎不近。且所列歷代諸家評語，如出一手，亦復可疑也。”

另《論畫絕句》作者吳修的批評如下：

“崇禎時有雲間張泰階者，集新造晉唐以來偽畫二百件，併刻爲《寶繪錄》二十卷，自六朝至元、明，無家不備。宋以前諸圖皆趙松雪、俞紫芝、鄧善之、柯丹丘、黃大痴、吳仲圭、王叔明、袁海叟十數人題識，終以文衡山而不雜他人，覽之足以發笑。豈先流布其書、後乃以偽畫出售希得厚值耶？數十年間余曾見十餘種，其詩跋乃一人所寫，用松江粉黃箋居多，《四庫全書提要》收此書，亦疑其出於一手，未之信也。”

扮鬼嚇人後世揭醜

杜瑞聯亦著有一冊《古芬閣書畫記》，共十八卷。近代書畫家浙江余紹宋在其所著《書畫書錄解題》一書亦有精湛中肯的評語，茲摘要如下：

“……其所著錄漢魏晉唐諸蹟，駭人聽聞，決不可信！如漢之章帝、東平憲王、張伯英、魏之鍾太傅、晉之杜侍中……諸蹟，歷來著錄之家皆未載及，何可同時發現，又盡歸其所藏？以米老之精鑑生在八百年前，得晉人真蹟已屬稀有，至以“寶晉”名其齋；安得今日尚有爾許劇蹟，留在人間？甚至王右軍真蹟中，乃有後人偽撰之《筆勢論》，卷長至二丈四尺。可謂聞而知其偽者，亦爲著錄，殊屬可笑！他如庾亮、索靖、王廙、王羲之觀款、王廙祖孫父子之圖章，屢見不一見，皆聞所未聞者，尤堪噴飯。其畫類則以曹弗興《羅漢渡海圖》冠首。此外荀成公、吳道子、小李將軍、王摩詰、盧鴻乙、鄭廣文、韓幹、王洽、戴嵩、杜樊川諸蹟纍纍，大抵畫傳最有名之人，靡不具備，安有是理？至若宋元諸大家之蹟，幾以多而見輕，可等諸自鄧以下。蓋雖宣和書畫譜以帝王之力得之者，猶遜其美富，豈不大可異哉？其書每種後俱有論贊，以仿宋岳氏《法書贊》而作，而其文多見於楊恩壽《眼福篇》。恩壽當時在其幕府，故爲之捉刀，頗疑杜氏本不知書畫，而甚欲成一賞鑒收藏家。楊氏從而慫恿之，而又無其學識，遂至謊謬若此。不圖張泰階《寶繪錄》之後，乃有此書，真可謂天下事無獨有偶者矣。前有楊恩壽序，諂佞可厭”。

余氏對盥竽若狂的假鑑藏家的鞭撻，體無完膚。徒慕鼎鼎大名是靠不住的，真正愛書畫和收藏書畫者，應知所警惕！

英雄莫問出處



齊白石：蕉園圖（六十歲左右作）

四十多年前（1942）春，上海正是“日治時代”。有一很有名的鑒藏家逝世，就是清末武弁出身的宣古愚其人。他原名哲，號愚公，江蘇省高郵縣人。這個赳赳武夫會變成鑒藏家，是有一段歷程的。他並非恃打得，或靠某種特殊權勢而捋奪天下之寶而成名的。主要的因由是從自己的強烈興趣（俗說嗜癖），持恒不懈地對中國傳統書畫藝術的熱愛，積累了深厚的經驗，豐富了鑽研書畫藝術的知識。

他的去世享年七十餘歲。王秋齋有詩輓之曰：

“與物誠和易，其中實峻嚴。超人能自負，語我笑無嫌。謬愛稱詩愧，詼諧涉世砭。遺篇光怪在，會見出寒檐。”

原來，宣古愚的性格剛中蘊柔，談笑風生，語多砭世，故淺薄者每詬譏之為怪物焉。論治學，他耗盡六十年的時光，浸淫於藝海中。猶恐歲月不繼，乃晚年事佛，清心崗志於詩文、金石、書畫的研究，不下四十餘種。他的遺著有：《宋詩紀事補遺拾掇》、《全金詩拾遺》、《元詩選癸集拾遺》等